



苏联女作家、名记者莎金娘——

旅欧漫记

新 华 出 版 社

苏联女作家、名记者莎金娘

旅欧漫记

李树柏 张连瀛
赵惠媛 段心强 译

新华出版社

苏联女作家、名记者莎金娘

旅欧漫记

李树柏 张连瀛 译
赵惠媛 段心强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86,000字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800册

统一书号：7203·136 定价：2.60元

目 录

乘“伏尔加”漫游法国

- 一 法国的道路..... (1)
- 二 勃艮第..... (8)
- 三 上萨瓦省..... (14)
- 四 多菲涅..... (21)
- 五 格勒诺布尔..... (28)
- 六 拿破仑之路——蓝色海岸..... (37)
- 七 布罗温斯..... (44)
- 八 亚威农—奥兰日—里亚-帕里斯..... (49)
- 九 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一天..... (60)

英国通讯

- 一 踏上岛国 (68)
- 二 在国际笔会会议上 (76)
- 三 伦敦街头见闻 (98)
- 四 在绿色的英国漫游 (109)
- 五 关于英国的电影 (118)
- 六 威廉·布莱克 (147)
- 七 用我们当代人的眼光看莎士比亚 (161)
- 八 休利特·约翰逊 (174)

联邦德国的贝多芬音乐节(西德日记)

- 一 首都之行(代序) (181)
- 二 贝多芬在波恩 《庄严弥撒》 (185)
- 三 “莱茵箭” (192)
- 四 慕尼黑与拜恩州阿尔卑斯山 (197)
- 五 第九交响乐 (204)
- 六 法兰克福(美茵河) (211)
- 七 “古老的海得尔堡” (224)
- 八 简短的结语 (236)

荷兰纵横

- 一 抵达荷兰时的意外遭遇 (241)
- 二 用彼得大帝的眼光看荷兰 (247)
- 三 阿姆斯特丹漫游 (254)
- 四 还有一个“马都罗丹” (261)

瑞士之行

- 一 巴黎—日内瓦 (268)
- 二 瑞士人谈列宁 (275)
- 三 回到家里以后 (28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散记

- 一 节前有感 (300)
- 二 在欢乐的来比锡集市上... (310)
- 三 去魏玛途中 (329)
- 四 魏玛与布痕瓦尔德 (340)
- 五 仙后星座 (362)
- 译后记 (382)
- 附：莎金娘和她的创作 (383)

乘“伏尔加”漫游法国

即使你在巴黎生活二十年，
你也不可能了解法国。

——斯汤达

一 法国的道路

所谓了解一个国家，这就是说，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它是什么样子。它的全貌，它的幅员、地理、某些部分及各部分的轮廓，一切都那么真实生动、历历在目。譬如，我就完全能够想象出不列颠群岛从苏格兰湖到怪石嶙峋的兰德斯-恩德海岸的白色浪花的样子。然而，惭愧的是，我虽数度亲历巴黎，但对法国却一无所知，也无法在头脑中扑捉到它的影子。因此不难理解，当一幅大地图摆在我的面前，要我在上面划出行程八天的汽车路线时，充满胸臆的该是一种多么急不可耐的心情：要跨越整整九十个省，一省比一省更有趣，还有两个和这些省区同样有趣的海港！

笔走如飞，左圈右划，勾出的地方越来越大。可是，我的旅伴当即制止了我的圈划。他勾出了两条路线。一条从上至下，由巴黎到蓝色海岸；一条由下至上，从蓝色海岸经马赛到巴黎。虽说这两条线未曾汇合和相交，但它们之间留下的地方却已经非常狭窄了。根据这个计划，我们当从塞纳河盆地出发，到塞纳河谷

的瓦兹、马恩，穿过云纳、索恩、罗亚尔、安纳各省，登上上萨瓦，再下到伊泽尔谷地，然后沿“拿破仑之路”向下，向下，再向下，经过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直抵蓝色海岸。回头再从尼斯出发，沿地中海岸到马赛，再从马赛起沿罗纳河、德龙河、阿利埃河、罗亚尔河河谷返回巴黎。这就好象是从法国躯体的中央由北向南做一次试验性解剖，一次非常有趣但又十分有限的解剖，而整个法国北部及面向比斯开湾、拉芒什海峡和加来海峡的大片地区，则要留待以后再去光顾了。

在我们商量这一切并圈划和标记我们准备投宿的那些我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时候，机械师已经收拾好我们那匹“良马”——一辆已经不算年轻的苏联“伏尔加”，它已经为它的巴黎主人忠心耿耿地服务了整整五年。我无数次地体验这种世间少有的美好情感：在门口搬运东西，急待上路时的感觉。这时你抛开往事，环顾房间，看看是否忘记了什么东西，但你虽已离开这四壁空空的房间，却尚未进入你象游泳者投身大海一样即将驰入的未知世界。

那是八月中旬。巴黎德·布顿奈大街万籁俱寂，井然有序，我下榻的旅馆就坐落在那里，——我们的苏联“伏尔加”正欢快地奔驰在假日巴黎清晨那沉睡的街道上。暑假使法国首都陷入了死气沉沉的昏睡状态，但假期的结束将意味着，首都的干、支公路和各省，要格外的热闹一阵。成千上万在山区或海滨避暑的“别墅客”，成群结队地返回巴黎，——各种牌号的汽车象装满干草的大车一样，堆满了难以想象的“财宝”；反扣着的小艇、猎枪、鱼竿、家具、睡袋，——它们一辆接一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飞跑，后面拖着一辆辆带轮子的小房子，窗子遮得严严实实。我们还没来得及经过奥尔良门驶上迷人的法国汽车干线，我们这次旅行的第一课——了解法国的道路——就开始了。

法国的省区大部分是根据各自的河流名称命名的；这些河流又宽又深，支流纵横，而这些支流水面之宽阔，往往不亚于它们注入的那些干流本身，它们不仅赋予了该国各个部分的名称，而且象公路一样，作为典范成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波光粼粼的河水在两岸间流淌，袅袅婷婷，曲曲弯弯；这银色的道路纤曲如带，轻盈温柔，平缓有序，布满了整个法国。汽车路象似渺渺的河流；而起自巴黎的公路干线则象一个完整的水系，道路两旁犹如河岸，忽上忽下朴实无华，道路纵横交错，迂回曲折，加上高低不等的公路桥梁，竟至和罗亚尔河或者罗纳河一般无二。除了别墅客组成的洪流之外，我还第一次看到了庞大的“卡米昂”——一种法国的载重汽车。它们象大轮船一样，往往有两层通仓。能载八辆小汽车，一层四辆，两辆一排。只有亲眼目睹，才会相信有如此灵便的载重汽车，而且速度也不慢，就象是离开列车的一节节巨大的货车车厢一样。

司机们在这种路上开车时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简直叫人吃惊。报纸上天天报道车祸，但他们并不因事故太多而感到害怕。瞧，一群工人在公路上修理什么东西。他们穿着极为刺眼的黄色上衣，象点点火光在闪烁，这是为什么？是筑路工人干活时的装束？不，这种鲜艳的上衣是一种信号，为的是让人们老远就能看见，以免撞上他们，把他们轧死。

我们也采取了预防措施。在车里坐了八天又十五小时，开车就象杂技演员走钢丝一样需要保持平衡，这就要求我们采取额外措施。我的旅伴要用四只眼两双手开车。他的妻子和他一起坐在方向盘的两侧，两人分工完成小学的两项要求：勤奋努力和专心致志。由于妻子事先提醒丈夫注意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才使我们的“伏尔加”一次次地避免了车祸。

讲到整个道路，还不能不提到数不胜数的加油站那些五花八门的招牌和名称。除了古典式的“索尔”之外，身旁还闪过以竞争中的集团命名的各种“安塔雷”、“埃索”、“阿祖雷”、“托塔尔”、“莫比尔”等名称。

至于广告的情况，用我们的话说，叫做名不符实。骑过马的人都晓得马的习性：下河饮水的时候，站在别的马的上游，就能喝到更清洁的水。广告也是拚命跑在前头，力图站在别的广告的“上游”。但是，它们在往前钻，一直钻到你的眼皮底下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它们自己，而不管你舒服不舒服。我认为，西方路旁广告的主要毛病就在这里。假定要宣传布尔有一个“巴黎式的大市场”，那么在离布尔几十公里之外就开始出现广告。如果你按照一个旅行者的老习惯办事，你会误以为这些字表示你已经进入该市，或是告诉你布尔城及其市场已经临近。可是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半小时，既不见布尔城也不见市场。这种情况随处可见。一幅巨大的招牌写着：埃维昂疗养区。你准备去一下。可是不行。尽管在埃维昂疗养区里有“清澈的水和浓烈的酒”在等候着你，可真正到埃维昂疗养区却远得很，而且也不顺路。你会不由自主地骂起街来：滚它的蛋吧，这个埃维昂，什么又有水又有酒！

但是，如果说广告捉弄你，使你遇到它们感到不快还纯粹是精神上的不快，那么迎面而来的手工艺品、手工业和轻工业品，即某个地方出产并因此而驰名的东西，却是完全具体的货色，只是在闻一闻、摸一摸或是要买的时候可得当心。布尔因省的陶器，从粗大的花瓶和瓦罐到小巧的玩具和浅碟，应有尽有，当你从路上向这些东西走来的时候，它们自己会急不可耐地向你奔来，因为它们差不多已经摆到了柏油路上，有的用帆布篷遮

着，有的没有遮蔽，一排排，一堆堆，不计其数。你一下子就认出了它们的风格、形态和暗淡的天青色、灰色、绿色和紫色的海波浪，这是法国人对曲线和色调变化的偏爱，这无疑是一种高雅的情趣……

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不过你已经了解了这种陶器，而再不会把它们和任何别的陶器混淆起来。这里还是一个世界知名的香水王国，它们的质量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过，而且根本无须你专程到布罗温斯省的大城市或化装品的首府格拉斯去买。这里就有化装品——你走出汽车，闻哪、摸呀，甚至可以捏捏香水喷子“品尝”一下。在尼斯附近，当地编制的小篮子，简直是跟在你的后边沿路奔跑；橄榄油、阿尔卑斯山的蜂蜜、干薰衣草做的香囊、誉满全球的蒙特利马牛根糖，品种繁多应有尽有——它们几乎钻到了你的汽车轮子底下来了。这时你才开始感觉到，小汽车在上边行走如飞的法国大路，竟是法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除了起纯粹的道路作用以外，还要完成两种职能：通过成千上万的广告完成“宣传”职能；通过成千上万的货篷完成市场职能。可以说，地方的商品涌向大路两边的劲头，就象古代商业贸易趋向河流两岸一样。

我用斯汤达的话做我这次旅行的题词。他写这句话的时间是在他死前四年。当时他五十五岁，身体肥胖，带上了眼镜，他曾经步行或乘车走遍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他也曾随同拿破仑的军队到过莫斯科，目睹了莫斯科的大火；他已经写了一些东西，象《红与黑》、《论爱情》。总之，这已经是一位成熟了的、定型了的和变得滚圆的斯汤达。突然，书局建议他在本国游历一番，写一本关于法国的书。于是有一天诞生了他那本最有趣的书：《一个旅游者的见闻录》，我用做题词的那句话，就是引自此书。看

起来，拿大约一百三十年前写成的这本书当今天旅行的参考书，似乎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斯汤达本人的做法就更“没有道理”了：他竟然拿一本两千年前写成的书，做他那次旅行的指南，而两千年前的法兰西还仅仅是高卢。这本书就是尤利乌斯·凯撒所写的高卢战争记实（确切些说，直译应当是述评）。

问题在于，一本游记（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世界上一个崭新社会里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和突出的（完整的）时代感。错误的时代感可能导致错误的哲学和政治结论。例如，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感情：“欧洲必亡”，旧的西方文化在历史上已经衰朽不堪——施本格勒在《欧洲的没落》一书中已经预言了这一点。然而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社会制度可以衰老并被新的制度所取代，但文化却能经久不衰，生命永在，正如荷马一样，他在人类的认识中将永垂不朽。

斯汤达看见过罗马军队遗留在法国土地上的无数古希腊罗马遗迹，而尤利乌斯·凯撒则帮助他如身临其境地、从最接近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出发，去感受遥远的过去。而亲切地感受过去的东西，就意味着正确地体验祖国的历史岁月：我的祖国法兰西似乎还不那么老迈，过去的高卢只不过是法国的昨天。以铁器商人身分“时而乘车，时而骑马”四处游历的斯汤达，不论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观察地方工业及其经济状况，而不仅仅是描写大自然和古迹。斯汤达通过他的马蹄在法国石子路上发出的铿锵声以及罗马士兵的鞋底发出的沉重脚步声告诉我的一切，同样也把几个世纪的事情推到了我的眼前。他帮我看清了，过去的东西仿佛是某种十分切近的、完全可以清楚地加以感受的东西，——使我感到欧洲还很年轻，实际上年龄也不太大……

路上我们一直在学习今日法国的青春这一课，虽然看来其结

果可能适得其反。我们看到的古希腊罗马古迹——城堡的废墟、渡槽的残段、圆谷形竞技场、多神教的庙宇、各式各样的凯旋门——大都和罗马式的、早期和晚期哥特式的古代建筑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比邻，彼此相安无事，相得益彰。它们之所以能够相安无事相得益彰，就因为它们象飞驰的“时间之路”上排列着的一个个里程碑一样，对居民来说同样都是极为重要的，它们已经成为了为旅游业服务的一块受用不尽而又忠实可靠的“面包”，而旅游业则是欧洲今天的上帝。旅馆、加油站、道路和沿路的买卖、古迹的参观、导游和这些古迹本身，都要靠旅游者维持生命，它们要活下去，并不想因“退休”而被“保护古迹”这种令人怀疑的阴影所笼罩。这些古迹（几乎是其中的每一个）都因采取了最现代化的措施而得到了利用，它们不是被当做古迹，而是被当作不折不扣的住房，让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里面。在遍布法国的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竞技场、教堂和城堡里，经常举办音乐会、展览会和戏剧演出。在布尔-安-布列斯的大教堂那精美的天蓝色大门旁边，我们碰上了乌特利洛画展。在坐落于安纳西省的萨沃依湖上的古堡里，碰到了为萨尔瓦多·达里根据但丁的《神曲》刚刚创作的水彩画举办的最现代化的画展。在奥兰日市的古希腊罗马剧场兼马戏院里，也和亚威农著名的教皇宫殿里一样，每晚都有名为“声与光”的纯法国式的演出。——关于这一点后面我还要详谈。的确到处都有现代的东西和过去的东西彼此为邻的情况，现代的东西在经济上剥削着过去的东西，现代的东西使人们不仅从过去的东西之中看到历史，而且看到历史的延续，——如此生动的回忆——这不是老年的回忆，而是青年的回忆，因为你带走的是全部过去。

这就是一个旅行者从法国的道路本身最初获得的粗浅印象。

二 勃艮第^①

对于那些从巴黎乘车到南方去的人来说，从躺在奥尔良门旁边的硕大无朋的狮子身边经过的路线，一开始只有一条，即通过城郊，经过路旁的几处列宁曾经住过的地方（例如隆茹莫——关于这个地方到旅行结束时再讲¹），再经玫瑰园、优雅的奥尔良飞机场、玉米地、一小片阔叶林，直到从汽车干线向光荣的巴比松村和枫丹白露宫转弯的地方。

平坦的巴黎平原，从巴比松开始微见起伏。这里的许多舒适的别墅，曾经是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家让·米勒、狄·卢梭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今天这些地方已经改成了陈列馆兼工作室。这两位艺术家象我国的巡回展览派艺术家一样，都抛弃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伪古典题材，然后米勒开始画农民劳作的风俗画，而卢梭则开始描绘农民生活的自然环境，画面柔和凄凉，因而成了“亲切风景画”的奠基者。离这些别墅不远有一块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的地方，那里一块块浑圆的山石突出地面，在这灰色的山岩上漫步，就象走在一个个巨大的乌龟壳上一样，在一块岩壁上刻有米勒和卢梭的浮雕像，卖明信片 and 纪念品的商亭是必不可少的，枫丹白露森林就从这里开始，一条汽车无法通行的小路深入森林深处。

① 欧洲古国名，后为法国历史上的省名，即今法国东南部罗纳河、索恩河以东地区。——译者注

对于一个初次开始在法国旅行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饶有兴味的，而最有趣的是法国广为流行的所谓“画家的画室热”：什么样的作画地方你都能看到，这是一定的，就象为了证实“写生画”这个词的来源一样，在这里有艺术家的各种别墅兼画室接受参观，用于展览，从而给地方增光。

然而，尽管我初次踏上旅途，我却已经被斯汤达式的讽刺给毒化了。我是带着几分怀疑情绪来观光那灰色的山岩和枫丹白露宫的，因为我们在从巴比松向枫丹白露行驶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斯汤达在《见闻录》中说过的话：“枫丹白露的山岩简直令人可笑。只不过是那些过甚其辞的描述，才使它们遐迹闻名……林地也是索然无味。”斯汤达对枫丹白露宫的描述更是鄙夷不屑，一针见血：“枫丹白露宫地势低洼，位置极差。它很象建筑学辞典：似乎一切都应有尽有，但却毫无任何动人之处。”我们随随便便地瞥了一眼狄安娜花园，对弗朗西斯一世和路易十五在著名的“告别厅”里的遗迹表示了应有的敬意。不过，当我们站在枫丹白露宫墙面前的时候，心情还是不免有些激动，虽然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建筑学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当我习惯了那匹可爱的马儿——那辆忠心耿耿的老“伏尔加”以后，我感到它那轻盈的步伐象马在翩然行走（这是一种拟人化，至少可以说是“拟马化”的感觉），而当它在停车场上，跻身于各种旅行汽车之间的时候，就好象它是用鼻子在嗅前面一辆车的车尾。仿佛这辆车有点什么东西使它感到眼熟……噢，原来这辆车也是“伏尔加”——一辆夹杂在几十辆“雪铁龙”、“梅塞德斯”、“奥斯汀”、“雪弗莱”、“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中间的“伏尔加”！不过，在这第二辆“伏尔加”上，标明的产地却是布鲁塞尔。我们一打听才知道，比利时有一个装配厂，那

里有一个叫作鲍尼的高行在装配我们的“伏尔加”。可见，我国的设计师在设计朴素大方的苏联汽车时是很有经济头脑的，否则怎么能在波兰派生出“胜利”牌汽车而又在比利时装配“伏尔加”！

过了枫丹白露以后，我们的旅程开始进入第一个严肃的阶段。下面我看到的将是真正的法国。那是法国的中心，它几乎包括了四个省区——云纳、金邱、索恩和罗亚尔以及安纳，它们的古称是光荣的勃艮第。我们的汽车一面给那些“不要命的家伙”让路，让它们风驰电掣般地超车，一面象游泳似的由塞纳河谷向云纳河谷滑行。我想，流经同一地区同一纬度的两条相邻的河流之间又能有什么特殊的差别？然而差别立刻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就象钻进了香气四溢的浴池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广袤地带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绿色，你可以把它比作绿宝石——绿草如茵，疏林滴翠，恰似美人鱼那浴后未干的湿漉漉的卷发。我们的右边，云纳河曲折蜿蜒；左边躺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勃艮第运河；前边，中心运河横贯整个索恩省，再往前去，等待我们的将是神秘的安纳省。水，到处是水，天上的浓云充满水汽，地上的草木水湿淋淋，仿佛整个勃艮第就是一片浩渺的渚水，一个被水浸淹的辽阔无边的大草原。

据旅游指南讲，勃艮第是一个农业地区。类似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在列宁格勒给他那条帮他发现条件反射的狗树立一块不寻常的纪念碑一样，你在勃艮第也会碰到一座迥非寻常的纪念碑——一头母牛的黑色塑像。它差不多是这里唯一的一头宁愿站着而不愿躺下的牛。在荷兰的时候，对一片片躺着许多牛的草原我就感到极为惊讶，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国那些四处游荡的畜群，而在这里，即在勃艮第，它们也是躺着，这是由于吃得过饱，

由于长满肥美青草的草原过于丰茂，由于空气中充满了芬芳馥郁的花香，也由于它们那饱满的乳房——雪白硕大的乳房和长在光华绒毛上的粉红色乳头过于沉重的缘故。

然而，正是在这里，在这个乳肉之邦，我碰到了一种对我来说十分新颖的“一专多能”经济。我们已经习惯于在我国辽阔的领土上，以大片大片的彩色标画不同的经济区：森林就是林业，一片片林带，还有私砍、采伐和木材流送；畜牧业的地域也极为广阔、象阿尔泰山、大戈壁的边缘以及阿拉加茨山坡和亚美尼亚的各个地区那无边无际的畜群；农业区是一望无际的处女地或是广袤无垠的伏尔加大平原……工业区——你沿乌拉尔山或顿涅茨河流域行驶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透过车窗所见，满山遍野全是煤灰、矿石、矿渣、井架和烟囱。如果是草原，譬如契诃夫草原，那更是渺无涯际。我们怎么也不习惯用一些相反的东西“破坏”我们已有的知识，也不习惯利用当地的自然和利用考古学知识。而勃艮第的农业区就处在毗邻法国冶金工业中心——欧洲最大的工厂之一，著名的廖-克廖佐——的地方，这对一个旅游者来说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这座工厂紧临中央运河，离“黑牛”只有两步远。廖-克廖佐并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工厂，也不是本世纪的产物，但这里却能生产出一些很新的东西。该厂和乌拉尔的杰米多夫工厂是同时代的产物。

如果说勃艮第的农业和冶金工业毗邻，母牛与平炉杂处，那么廖-克廖佐本身也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中。一看该区地图，我们才发现，它的周围布满了不知名的小城镇：奥杰恩、莎兰-纳-索恩、图尔纽斯、勃兰西昂。其实，对你这沿法国道路旅行不久的人来说，将永远不会了解这些小城镇。带广告的路标、墙壁上的招贴画和报纸上的广告，随时随地都在向你叫喊，什么在去南方